

北方史地資料之三

渤海史論著匯編

孫進己

馮季昌

主編

莊嚴

段新樹

黎久有

王柏泉

孫海

分編

一九八七年七月

渤海史論著匯編

第一冊 目錄

一、總論和其它

關於渤海國的三個問題	全毓毅	1
有關渤海史的三個問題	劉振華	3
近年來國內研究渤海史概況	王成國	9
國內渤海史研究近況介紹	諸國為	13
外國的渤海史研究	薛五虹	19
蘇聯的渤海史研究	薛五虹	23
關於渤海國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張高	26
渤海史學術討論會綜述	方生	30
渤海史識微	劉振華	32
新舊唐書《渤海傳》考辨	楊保隆	36
關於《渤海國記》	羅繼祖	47
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	孫玉良	49
渤海紀年訂補	孫玉良	58
車書本一家	孫玉良	62
渤海史料概論	孫玉良	64
海東盛國 渤海史略	姚中坤	74
渤海國史概要	陳顯昌	80

二、族屬

渤海國的族屬問題	朱國忱、張太湘	
渤海王國的族屬問題	魏國忠、吳文衡	143
試論唐代渤海國的族屬問題	朱國忱、魏國忠	152
從古代文獻看渤海國的族屬問題	王成國	159
	姜守鵬	163

渤海的族源	孫進己、艾生武、莊嚴	198
李石族屬新證	范壽琨	173
渤海五族大氏考	王成國	175
渤海大氏王室族屬新證	劉振華	177
渤海族的興起與消亡	崔紹熹	184
肅慎的發展和渤海國的建立	陳顯昌	193
靺鞨的發展和渤海王國的建立	王承禮	199
論渤海族的形成與歸向	孫秀仁、干志耿	210

三、政治

渤海“舊國”認識	劉曉東	216
唐代渤海五京制度考	魏國忠	218
關於渤海都城的幾個問題	魏存成	221
渤海國政治制度述略	魏國忠、朱國忱	228
渤海的政治制度	王承禮	236
唐代渤海國政治的發展	陳顯昌	242
略論大欽茂及其統治下的渤海	孫玉良	248
靺鞨族及“渤海國”	劉忠義	253
唐代渤海都督府長史考略	魏國忠	254
渤海都督府長史小考	魏國忠	260
唐代渤海國官制概述	王成國	261

四、和唐朝的關係

對唐王朝管轄渤海幾個問題的探討	褚慶福	261
唐朝對渤海的經營與管轄	孫玉良	270
論渤海國與唐朝的關係	嚴正欽	277
渤海隸屬於唐朝	姜守鵬	281
渤海是唐朝統轄下的地方民族政權	莊嚴	284
唐代黑龍江地區的地方封建政權 渤海	張太湘	288
渤海是我國唐王朝轄屬的少數族地方政權	楊昭全	290
維護民族團結的渤海國人物——大門藝	王啓忠	297

大祚榮“達子”侍唐時間考	魏國忠	298
渤海國是我國少數民族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	嚴聖欽	302
唐與黑水靺鞨之戰	魏國忠、孫正甲	303
旅順鴻臚井題記刻石		
唐與渤海關係的信物	孫紹華	310
詩書本一家 從一首唐詩看古渤海		
與唐王朝的隸屬關係	回俊才、黃振興	313

五、和日本的關係

海渤國在中日友好關係中的作用	嚴聖欽	315
唐代渤海人出訪日本的港口和航綫	王 俠	318
毛口歲在唐代渤海與日本友好交中的地位 and 作用	王 俠	325
滄波鐵路 義洽情深		331
唐代渤海國與日本的友好往來	王 俠	
渤海與日本的友好往來	王承禮	336
渤海與日本的友好往來	鄭英德	347
關於渤海首次聘日使的姓名和官階	韓明安	357
大武藝時期的渤日交往	郭素美	358
渤海與日本貿易的歷史略考	方學鳳	364
從唐代渤海和日本詩人之間的往來		
談歷史上的中日文化交流	徐 琳	370
唐代渤海國與日本文化交流軼事	唐鳳寬	372
東北最早的海外貿易	舒 寧	375

六、渤海遺民

渤海遺民與金之勃興	王世蓮	382
東丹國初探	艾生武	389

七、社會和經濟

渤海の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	三承禮	394
論渤海國的社會性質	張博弘、程妮娜	401
渤海國社會性質淺議	莊 嚴	406
渤海社會奴隸制說開篇	李倫冠	411
渤海國的造船業	白沫江	421
論渤海經濟	魏國忠、朱國忱	422
渤海國經濟試探	陳顯昌	430
渤海國農業生產發展資料的輯述	方學鳳	435
關於渤海植棉問題	方學鳳	438
渤海人在東北的開發和經營	魏聖欽	440
渤海人口考略	魏國忠、朱國忱	442
渤海以中京顯德府爲王都時期的商業試探	方學鳳	451
渤海“顯州之布”、“沃州之綿”辨析	方學鳳	457
渤海的建築	魏存成	463
渤海城鎮淺談	方學鳳	472

八、文化

從考古學上看唐代渤海文化	李殿福	478
唐代渤海文化初探	張泰湘、吳文銜、魏國忠	485
唐代渤海的文字和文字瓦	孫秀仁	491
論渤海文字	李 強	493
關於唐代渤海國的文學藝術	朱國忱、張泰湘	
	吳文銜、魏國忠	504
論渤海文學	鄧 偉	509
渤海民俗論	宋德胤	516
靺鞨命名與歌舞服色	游 壽	523
鏡泊湖一帶民間傳說考	宋德胤	527
渤海文化	李殿福	532
唐代渤海貞孝公主墓壁畫與高句麗壁畫比較研究	李殿福	544

渤海石獅	程 里	549
“東京”古佛滄桑錄	李興盛	550
關於興隆寺與渤海大石佛	丹化沙	551
唐代渤海的佛像和舍利函	孫秀仁	554
淺談唐代渤海的佛教	何 明	556
渤海的儒學和佛教	王承禮	562
東北歷史上的體育運動——馬球	曹殿舉	565
古代東北少數民族的馬球運動	曹殿舉	569
渤海馬球考略	國 忠	571

九、地理

渤海歷史地理研究情況述略

渤海的疆域和地理

渤海國在今朝鮮領土考

唐朝渤海黑水兩都督府述略

渤海疆域考

渤海疆域考

渤海疆域變遷考略

論渤海國的疆域

鐵利概論

渤海人在遼寧地區的活動

渤海王國據有遼東考

渤海國部分府州新考

渤海諸城考

渤海遷都淺議

略談渤海上京龍泉府

渤海上京俗名“東京”考辨

渤海國湄沱湖考

唐代渤海率賓府辨

率賓府、恤品路和開元城

琿春的渤海遺迹與日本道

琿春渤海古城考

樺甸蘇密城考

寬城子初探

渤海東牟山考

丹化沙 573

王承禮 580

鄭英德 586

陳連開 591

徐相雨 596

孫進己 612

魏國忠 619

陳顯昌 627

孫正甲 633

莊 嚴 638

魏國忠 641

鄭英德 646

鄭英德、云樵 650

孫玉良 658

丹化沙 664

許子榮 672

劉曉東 675

張泰湘 677

郭毅生 681

王 俠 687

李健才 695

李健才 700

董玉瑛 705

劉忠義、馮慶餘 707

唐代渤海扶余府考	鄭英德	710
唐代渤海安邊府考	鄭英德	710
唐代渤海鄭諤府考	英德	711
唐代渤海定理府考	鄭英德	711
唐代渤海長嶺府考	英德	712
東牟在哪里?	劉忠義	713
渤海上京遺址不在今東京城	張高	714
渤海長安通往渤海的交通要道	陳顯昌	714
渤海的中京和朝貢道	李健才、陳開偉	718

十、渤海考古及遺址

新中國時期渤海考古學的進展	孫秀仁	725
渤海考古研究簡述	劉振華	734
渤海城址的發現與分期	魏孝成	741
渤海王都上京龍泉府	陳顯昌	747
唐代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	陳顯昌	749
渤海舊京城址調查	覃慶麟	754
唐代渤海上京龍泉府城址	孫秀仁	756
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	陳青柏	762
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遺址調查記	王承禮	767
牡丹江市郊南城子調查記	陶剛	773
東寧考古拾零	張泰湘	777
琿春馬滴達渤海塔基清理簡報	張錫瑛	780
郭化縣二十四塊石遺址調查記	歷史系敦化文物普查隊 第二小組	785
和龍縣西古城及其附近渤海遺址調查	嚴長祿	791
和龍縣龍海古迹調查	鄭永振	799
吉林和龍高座渤海寺廟址	何明	803
吉林集安發現一處渤海時期遺址	集安縣文物保管所	806
吉林撫松新安渤海遺址		807

十一、墓葬

渤海墓葬研究	鄭永振	809
渤海王室貴族墓葬	魏存成	820
貞惠公主與貞孝公主墓	王俠	826
和龍渤海古墓出土的幾件金飾	郭文魁	832
和龍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簡報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 和龍縣文化館	840
和龍縣龍海渤海墓葬	延邊博物館	850
郭化六頂山渤海墓清理發掘記	王承禮	856
吉林郭化六頂山渤海大墓	王承禮、曹正榕	868
撫松縣前甸子渤海古墓清理簡報	志國、柳嵐	872
黑龍江東寧縣大城子渤海發掘簡報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 隊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876
黑龍江寧安、林口發現的古墓葬羣	呂遵祿	

十二、墓志與石刻

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	閻萬章	885
關於“渤海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補充	金毓黻	892
渤海貞孝公主墓發掘清理簡報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	896
唐代渤海國《貞孝公主墓志》研究(上)(中)(下)	王承禮	903
貞孝公主墓志反映出的儒家思想	鄒秀玉	932
貞孝公主墓的一塊文字碑	楊再林	932
唐代渤海《貞惠公主墓志》和 《貞孝公主墓志》的比較研究	王承禮	936
渤海貞惠貞孝兩公主的墓碑	羅繼祖	942
渤海“文字瓦”摹誤訂正	李強	943
關於渤海瓦文“迅”字詮譯的一條史料	石羽	948
旅順口唐開元崔忻題名	羅繼祖	948
唐崔忻題名石刻	陳顯昌	949
新發現的兩份石刻在東北民族史研究上的學術價值	佟柱臣	950
北京出土的(唐)張建章墓志	李鴻彬	955

《渤海記》著作張建章《墓志》考	佟柱臣	958
《〈張建章考志〉補考》補記一則	羅繼祖	965
張建章墓志補考	羅繼祖	966
張建章墓志銘文考譯	張中澍	968
《張建章墓志》考	徐自強	978
關於《張建章墓志》考譯的幾點辨析	張中澍	985
蘇聯對靺鞨一渤海一女真陶器的研究	林樹山	987
蘇聯對渤海國的研究	林樹山 姚 風	994

十三、朝鮮論著譯文

渤海史	朝鮮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 嚴聖欽譯 祁慶富校	999
渤海史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南朝鮮〕 李萬烈著 黃有福譯	1088
渤海史之謎	〔南朝鮮〕 李龍范著 嚴聖欽譯	1092
大韓疆域考（卷五·渤海考）	丁鏞著	1100
渤海在我們民族史上的地位	朴容緒著 高潔譯	1134

十四、日本論著譯文

圍繞渤海史的朝鮮史學界動向	〔日〕濱田耕策著 常偉譯 顏銘學校	1139
渤海的五京及其特產	〔日〕駒井和愛著 劉世哲 邢玉林譯	1150
試論渤海的地方統治體制（上·下）	〔日〕河上洋著 劉世哲 邢玉林譯	1155
渤海考	〔日〕津田左右吉著 邢玉林譯	1167
唐代渤海與新羅的爭長事件	〔日〕濱田耕策著 郭素美譯	1175
渤海在日唐間的中介作用	〔日〕石井正敏著 古清苑	1181
渤海國的興亡	〔日〕三上次男著 李東源譯	1190

從渤海到契丹 征服王朝的成立 [日]森安孝夫著 1193
海蘭譯

渤海文化史上的兩個問題 [日]駒井和愛著 1203
方紅象譯 孫秀仁校

八連城出土的二佛並座像及其歷史意義
高句麗與渤海的關係 [日]三上次男著 1201
李東源譯

十五、蘇聯論著譯文

渤海國及其在濱渤海邊區的文化遺存 [蘇聯]E·B·沙夫庫諾夫著 1211
林樹山譯、蔡曼華、姚鳳校

蘇聯濱海邊區的渤海文化遺存 [蘇聯]E·B·沙弗庫諾夫著 1303
林樹山譯 林沅校

渤海王國的遺迹 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 1316
潤先譯

渤海史論著匯編

主辦：北方史地資料編委會

東北民族歷史考古資料信息研究會

印刷：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印刷廠

遼寧省內部准印證（86）第087號

精裝35.00元

关于渤海國三个問題

金毓黻

一、渤海國是怎样兴起的？

渤海大氏及其族屬出于粟末靺鞨(唐族系統)，為靺鞨七部之一，居粟末江(今称松花江)上游，靠近長白山，亦接近高麗(本称高句麗)北境。新唐書謂“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其說甚確。公元六六八年(唐高宗顯慶元年)唐滅高麗，移其遺民于各地。渤海大氏一族以附于高麗之故，亦被徙住于營州(今朝陽縣一帶)，此時契丹漸強，遂附屬之。六九七年(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叛唐，攻破營州，渤海國第一代高王大祚榮趁此机会，携其全族从營州东奔，踰松花江至牡丹江上游寧安縣敦化縣地方居之。以粟末靺鞨人為骨干團結靺鞨舊族，建成一个部落，称靺鞨國。至七一三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唐朝遂正式承認大祚榮為藩屬，封為渤海郡王(后進封為國王)，自此才有了渤海國這一國度。

渤海大氏的兴起：一、由于唐滅高麗后，經過三十年間，對高麗舊地(其一部地包括遼東在內)失去控制，使高麗遺民及附于各族之被內徙者，尋得重返故地之机会。二、由于營州被契丹攻占，造成渤海大氏自西东奔歸還本族的有利条件。三、靺鞨七部人數不算少，所占地面也相当大，正患無人領導，所以大氏一族逃還之日，竟能水到渠成，一呼而集，建立一个部落形式的國家。總其兴起原因，不过如此。

至于渤海立國以后，首先抓住以唐朝為宗主國的要點，注意对唐朝修好，不但消除大國對它的防备，反而進一步得到很多很大的援助。这也是渤海國逐漸兴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此不需要多講。

二、渤海國是怎样滅亡的？

据遼史記載，公元九二一年(遼太祖天贊三年)渤海攻陷契丹遼州(今沈陽北)，殺其刺史，是为兩國開衅之始。九二六年初(天贊四年舊曆十二月)契丹進攻渤海，攻破其首都上京龍泉府(今寧安縣东京城)，其王大諲譔降。从契丹開攻扶余府(今農安縣)起，至攻破龍泉府，只十五天，其勢如摧枯拉朽，从來滅亡之速，未有如渤海國者。

另据契丹國志所記，謂契丹阿保机(遼太祖)与渤海力战二十余年始得之，与遼史所載不同。又据阿保机自言：“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則兩國相

仇已久，在兩國边境時常發生战争，當是事實。惟最後一次战争致渤海于滅亡，則為時甚暫。应知兩部所記，各有來源，二者之間并無抵觸。

渤海滅亡何以如此之速，其原因不外下列几點：

一、渤海貴族習尚其宗主國之風俗文藝，已將往日剛強好武之風，銷跡殆盡。二、唐朝末年季河北諸鎮割据自雄，營州一道又為契丹阻絕，渤海不獲宗主國之助為時已久。唐亡之后，繼以朱梁、后唐，与渤海成為若即若离之關係，此情亦為契丹所深悉。三、渤海盛時，威服其北鄰黑水部(一名黑水靺鞨，即后来之女真)，迨后唐時期黑水部已脫离渤海關係，而自通于上國，由此可征渤海末期之微弱，不復為黑水部所畏。四、渤海南与新羅為鄰，當亡國前亦有睦之象，且新羅畏契丹之強，亦不肯出兵為助。五、渤海末期，內則微弱已甚，外則孤立無援，而且和強鄰契丹累世相仇，渤海之必為契丹所并，又為必然之結局。

三、渤海社会發展情况是怎样的？

根据歷史資料，作出初步假定，渤海一族(即粟末靺鞨族)在其建立國家前及建國后初期，应为家長制的一个大家庭。例如大祚榮及其子孫后代就是这一部落的族長。此時是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可能成为家長奴役制的階段。等到与宗主國唐朝有了密切接觸以后，他們內部就有兩極的分化，一部分為貴族，即渤海王族及其貴戚重臣，并包括多數官吏，走向奴隸主以至地主的方面，高踞在本族貧苦勞動人民之上。另一部分是農民牧民漁民和手工業者，終身勤苦勞動，僅能獲得衣食，但必須以其勞動所得的大部分奉之于貴族，而其自身則处于奴隸或農奴的地位。因此渤海中期尤其是末期的社会，是介乎奴隸社会封建社会之間而分不甚清的一种社会制度。最主要者是渤海貴族受到唐朝影响甚大，而要飛速地進入封建社会，而人民方面还保存着原始社会意識，生活沒有大的改变，但所受貴族方面的剝削压榨也就愈來愈嚴重。極不平衡的生活，經過二百二十九年(六九八——九二六)終致于崩潰滅亡。

据各書所記，渤海國生產情况：農產有稻、粟、豆、麥、棉，礦業有鉄、金、銀、銅，漁業有昆布、鮑，林業有木材，工業品有布、綢、佛像、鼓、

皮革、石粉、瑪瑙杯，畜牧業有馬、牛、羊，鹽品有牛黃、附子、白蜜、麝香，果品有梨、李，其他產品有鹿茸、魚鱗等等。所有這些，除供作本國貴族享用及人民必需之外，都供作對外貿易的商品。

渤海的生产情况，又可从它的地方制度看出一些。渤海全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府州所轄之縣有一百三十縣可考。古記載說：渤海的縣就是中國的村，縣令就是村長，因而一百三十村就等於一百三十個生產單位。他們為了生活，听从貴族們的指使，運用了勞動智慧，生產了多種多樣的生產，因而產品也極有成績，達到相當多的數量。

渤海國土地多系荒蕪之區（南至朝鮮的德源，北至松江、黑龍江邊，東至海，西南至開原，西至內蒙邊境），以往全恃漁獵游牧为生。一到渤海時期，對於生產，旋即改變，大有進步，不僅能種植谷類，發現礦產，而且有比較進步的手工業，其制成品深為唐朝及鄰近各國所喜愛，此應為渤海社會經濟最突出的一點。

渤海對唐朝，是以朝貢形式進行貿易的，同時對鄰近的新羅和在海島中的日本，也以聘問方式進行貿易（據現存資料統計對唐朝貢近於一百次，對日本聘問三十四次）。由於朝貢，得到唐朝很多的回賜；由於聘問持有禮物，也得到其他鄰國一些回贈。在朝貢聘問的同時，攜帶大宗出產，向所到之國進行交換方式的貿易，也可以說是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因此就繁榮了自己的國度。

渤海全盛時期，向國外有五條交通道路。對宗主國的唐朝有兩條：一、鴨綠道，由鴨綠江航海到登州登岸，再轉向唐朝首都長安。二、營州道，從遼東經營州（朝陽）以向長安。但後一條路不久為契丹遮斷，僅剩登州一道可通長安，故又稱此道為朝貢道。其他三條：一、扶余道，通契丹；二、南海道，通新羅；三、龍原道（今琿春），通日本。此五道皆為渤海向外貿易之路。由此可見，渤海盛時對外貿易發展之盛，是由於生產量大，以及手工業有相當進步的程度。

必須指出，渤海對外貿易如此之盛，是有利於民族方面的。不僅從此看出他們的物質生活有所提高，同時他們的文化生活也隨之增長。從渤海人遺留的史迹和作品中，看出他們追慕唐文化無所不至，以及他們出使國外，在交際場面表現雍容大雅富於豪華的氣派，與唐朝的士大夫並不兩樣，就是說明這一景象。但也可以推想，渤海貴族定然為不事生產，坐食腐化之徒，專剝削本族人民的勞動果實為生活。更不难想像，他們社會中間因貧富懸殊造成很嚴重的階級矛盾，所以一旦強敵來臨，立即崩潰。可惜這一類的材料不夠，無法作具體的說明。

總之渤海的整個社會是向前發展著的，已經從原始生產形式，要越過奴隸社會，大踏步向封建社會邁進。

單就它的社會經濟來說，當然是以自給自足的經濟為主，也更進一步有了大量商品供作交換的經濟。因此不能不承認在東北地方總的情況之下，它的社會發展是空前的。

我們從渤海滅亡後的史料，看出契丹人畏懼渤海人團結再起，在它攻下首都不久，就下令將居住在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渤海貴族和人民全都南遷至遼陽一帶，並西遷至臨潢府，以充實它的首都，甘願把渤海故地荒廢，以解除對它的威脅。由此造成遼、金、元以至明清時代東北地方生產落后的景象，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有轉變。我們也可從這一事實体会到渤海人對東北地方的巨大貢獻。

历史教学 1956年4月号

有关渤海史的三个问题

刘 振 华

渤海史的研究，在史事考证和史料考订辨析上尚存有某些问题，是需由大家来相互切磋共同求得解决的。为此，笔者愿将个人对下述三个问题的看法也提出来，供作讨论的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渤海王室“以大 为氏”的问题

史称渤海王室“以大为氏”。对王室姓大的缘由考证，据笔者所知在国内外已有五说。日人稻叶君山认为大祚荣是靺鞨人，靺鞨音近玛法，而在女真语中玛法意即大人，因取“大”字为姓。金毓绂先生认为乞乞仲象曾官大舍利，故姓氏取自官名的首字。罗继祖先生谓“胡人呼一部之长为部大，犹乌桓、鲜卑称大人也，渤海王族之氏大，殆源于此”。王成国同志则认为，大祚荣之姓大当以其源于靺鞨语称酋长为大莫弗瞞咄较贴切。以上四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能够首先尊重渤海王室为靺鞨人这一重要的史实。这是对的，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途径。

第五种说法也出自国外，先前就有人提出过：渤海王室的姓氏“大”，与高句丽王室的姓氏“高”一样，具有高大之意，是高句丽语的对音，认为实际上二字是“通而为一”的。近年又有人论述两个王室同为高句丽人，成了此说的补证，对此笔者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渤海大氏王室属于靺鞨而非高句丽族人，在文献上史有明征，在考古上有文物

确证，故本文对此就毋需辞费了。现仅对所谓“高”、“大”在字义上可以互训、“通而为一”问题，提出如下的质疑。谁都知道，就中世以来的汉语来说，“高”一般指的总是对于地面的垂直长度，讲的是线，而“大”则指的是面或体，因此二词在概念上是不容许混同的。追溯二字在汉至宋代时期的训诂，也是大有区别的。如“大”，《说文》：“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象人形古文大”。《玉篇》：“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广韵》：“大，小大也”。而“高”字，《说文》：“崇也，象台观高之形，从口与仓舍同意”。《玉篇》：“崇也，上也，远也，长也”。《广韵》：“上也，高也，远也，敬也”。可见，“大”、“高”二字从古至今在义训上均有所区别，在上引的字书典籍中未见同训之例，怎么能说二字实际上是“通而为一”、是同一的呢？而从采用汉字标别姓氏来说，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区别姓氏，首先就要凭借听觉去辨别声音上的差异，声音有所不同，便可识别姓氏。在使用汉字的人们中间，只有姓氏字音相同才讲字形的区别，哪有不管字音、字形的不同，专靠字义相通来认本家的呢？如果那样，高、崔、尚、卓、乔、崇、嵩与大、庞、洪、弘、广等，岂不都成了同姓了？再比如“朴”、“李”二姓也可由“木”相通，难道二姓能因此就“通而为一”了吗？故以二氏的字义通训，来证明渤海王室氏大同于高句丽王室的氏高，认为两个王室同姓氏的观点，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史实上，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至于渤海王室“以大为氏”的缘由，笔者从尊重其为靺鞨族人这一基本史实出发，确信存在着为史学和语言学界多数人承认的靺鞨——女真——满这样的族系和语支，从而推断：“大”是这个语支 da 的对音，在该语言中 da 的词义，作为名词是“首领”之意，并指树木和事务的根本、根源，又是动词 dambi(意为管理、管照)的命令形。它在满语中的如上词义，在靺鞨语中似也当大体相同。da 就是首领，对乞乞仲象和柞荣来说，取具有褒义的汉字“大”来标音 da 又采以为姓，并不是费解的事情。这个推断是否确切还可继续探讨。

二、关于日籍“永忠书”

后段史文问题

近世中外研究渤海史的学者，常引用日本《类聚国史》(第百九三·殊俗部·渤海)“僧永忠等所附书”后一段史文，即：

“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所灭也。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年。大柞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受唐册立[。]其国。广袤(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土地极寒。不宜水田。俗颇知书。自高氏以来。朝贡不绝”(据昭和九年黑板胜美编辑的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方括号内标点为笔者所加)。

但论者对这段史文性质和内容的理解，颇有不同。关于它的性质，有的认为是《类聚国史》作者菅原道真个人对渤海认识的表述，有的认为是日本留唐学问僧永忠关于渤海情况的报告书。其实，二者皆非。

第一，它不是菅原道真个人对渤海认识的表述。《类聚国史》成书于公元 892 年

(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四年、渤海玄锡二十一年)，时距渤海宣王“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地方五千里”(《新唐书》语)，已过数十年。又在“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辽史》文)之后，作为同渤海聘日使臣有过多次直接交往的菅氏，如若表述个人对渤海的认识，怎么能说渤海“其国广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呢。《仙石氏校本考异跋文》说“《类聚国史》赠一品相国菅公奉敕撰是书。搜罗五史。分门铨次”。五史指《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和《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以《类聚国史》文同“五史”对照，知跋文所言不虚，许多都是分类摘录的“五史”旧文。“僧永忠等所附书……”事系桓武天皇延历十五年四月，显然是袭用的《日本后纪》旧文(今本《日本后纪》延历十五年十月前的部分不存，《日本逸史》收有佚文)。就是《日本后纪》的编纂，据其序云也是由“错综群书”而成书的。所以，这段史文不仅不会是菅氏本人对渤海认识的表述，就连它能否为《日本后纪》编纂者个人认识的表述，也还有待研究。

第二，它也不是日本在唐学问僧永忠关于渤海情况的报告书。从情理上讲，日本要了解渤海，既可派专人直赴渤海调查(据《续日本纪》载养老四年正月就曾遣六人于靺鞨国观过其风俗)，又可借往来国使得知消息，何必令远在唐国的僧人来作报告书，此其一。再从文字上看，在《类聚国史》中，“又传奉在唐学问僧永忠等所附书”的上文是：延历“十五年四月戊子。渤海国遣使献方物。其王启曰……又告丧启曰……”

(省略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依文例看，该书凡引书启文均有曰字，“永忠等所附书”后无曰字，故可知其后“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不是永忠书文。《类

聚国史》摘取《日本后纪》文时严遵此例（即在书启文前加曰字），即使省略某一书启的内容，亦要加“曰云云”字样标明，绝不略去曰字。如延历十七年五月戊戌遣渤海使内藏宿祢贺茂等辞见“又赐在唐留学僧永忠等书曰云云”。这“云云”的原文，查《日本史略》所存逸文知其为“今因定琳等还赐沙金少三百两以寄永忠”。由此更可证明我们的说法。此其二。又从这段史文中的某些语句看，如“自高氏以来，朝贡不绝”也不像是永忠的语言和口气，朝贡绝与不绝日皇自然知道，难道还需要由在唐的永忠来禀告吗？永忠作为学问僧，也不会作这种添“蛇足”的事吧！

那么，这段史文的性质到底如何呢？我们认为它当是《日本后纪》1—4卷编纂者所作的案注语。该书记事起自延历十一年正月丙辰迄于天长十年二月乙酉。从保存在《日本逸史》中的《日本后纪》逸文看，可知延历十一至十四年十月部分并无关于渤海的记事。叙述供奉在唐学问僧永忠等书的渤海使吕定琳聘日事，在《日本后纪》中属于涉及渤海事的首次。该书的编纂因“接前史后叙”（是书序语），史例仍然遵从《续日本纪》的旧贯。而当首次叙渤海时附加上案注语，这正是《续日本纪》所有的史例。如它在神龟四年十二月条中写道：“丙申。遣使斋德衣服冠履。渤海国者旧高丽国也。淡海朝廷天智七年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至是渤海郡王遣……朝贡……”（依金毓绂《渤海国志长编》引日本国史大系本。昭和19年吉川弘文馆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斋德”作“高齐德等”、“渤海国”作“渤海郡”）。请看二书的体例乃至笔法语气多么相似！故我们推定“永忠等所附书”后一段史文，是《日本后纪》遵依前史之史例，在该书首次叙及渤海时所作的案注语。不过，在内容上于部分基本袭用旧

文外，又补入了一些新的资料。

至于这段案注语所依据的新材料来源，由《日本后纪》序言，可知大体是或从“曹案”或由“借综群书”得来的。《日本后纪》成书于公元841年，但其编纂过程历时甚长，始纂则为公元810年，即当渤海定王时期。故这新资料的时间下限不能估计过晚，大体定在渤海宣王之前或较妥当。

案注语中的新资料，内容有三点很值得注意：

（1）“广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鞞鞞部落”；

（2）“其百姓者鞞鞞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

（3）“土地极寒。不宜水田”。

先说（3），大家知道在渤海的中部有著名的“卢城之稻”，卢城周近及其南方是宜水田的，气温一般说也不能算是“极寒”。这使我们感到，提供“土地极寒、不宜水田”资料的赴渤海观察者（如日史所说的“观其风俗”者或使臣），他所亲临的地域当属渤海偏东的中北或北部。结合渤海日本道的所在，我们认为他记述的目睹区，很可能就是以产马著称、畜牧发达而农耕不盛的率宾故地（绥芬河流域与邻近的今苏联滨海和我国延边、牡丹江地区东部）。由日本海行到渤海，不论是从大彼得湾或从波谢特湾及他处登岸，沿滨海平原与绥芬河谷陆行都是较方便的，该处应有古道，且不失为通往上京之一途。由（1）看，这位渤海观察者，自日本来渤海的时间也是较早的。因他所知道的渤海，领域还只是“地方五千里”而只是“广袤二千里”，当然不会晚到宣王时期。他说渤海“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说明他当时目睹所及除京城外，还无或极少唐式的城镇。而实际上即使是在率宾一带，恐怕时至渤海中期，唐式的城防建筑也